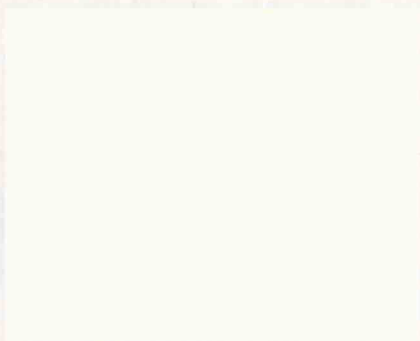


历代名臣传



历代名臣传

歷代名臣傳卷之六

漢

劉蒼

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也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爲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須鬣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卽位拜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



十人位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
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
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
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卽
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臣知車駕今
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然動不以禮。非所
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洋。弭節
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臣不勝大
願。帝覽奏。卽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

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陛下慈恩
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舉負薪之才。升
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臣身居宰相
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
誠羞負乘之位。將被赤綬之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誠
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自漢興
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遵承
舊典。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
聽。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

綬六年冬帝幸魯徵蒼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東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布有加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肅宗卽位尊

禮踰于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
事留中。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
數周。曠然發矇。間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
倘是復慮爲非。何者。大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
飢人流。此朕之不德所致。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特賜
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
疏諫曰。臣伏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具稱
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

無違。自所營創，尤爲儉省。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強秦。古者邱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邱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于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

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床。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云伯父歸寧。乃國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若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况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贊皆勿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每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懇辭。帝省奏歎息。愈褒貴焉。三月。大鴻臚奏遣歸國。帝特留蒼。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車駕祖送。流涕而訣。

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與馬錢布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
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于道。又置驛馬千
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
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令四姓
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賻贈有加禮。謚曰憲王。
子孫世王。與漢終始。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枵以蒼
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及
帝東巡幸蒼陵。引見二人。旣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卽
皆擢拜議郎。

論曰蒼知爲善最樂以立身處家尚矣所謂善者篤倫理敦禮讓靖共正直克閑邪私之謂也觀蒼引經議禮因事納誨以無負于君親而共有休戚卓卓大節表著如此其居家之爲善更可知矣兩漢賢宗室首推河間獻王德東平憲王蒼河間爲名儒東平爲名臣後先輝映偉哉。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少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族黨爭往附之倫乃依險築營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強持滿以拒之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初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大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倫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謂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親故莫知其處數年鮮于褒薦之于京兆尹閭興召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歎曰

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郡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酬對。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笊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以爲扶夷。長木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喜淫祀。率用牛祭神。財產以訕。且云不爾則病。

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少攀車叩馬。嗙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獄。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會顯宗幸廷尉。錄囚得免。歸田。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顯拔鄉佐元賀。賀後爲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于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饒人富。掾史皆鮮車怒馬。以財

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于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等傾身交結。士爭赴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極陳廖等交通賓客。奢侈無度。且言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思所以安之。及馬防出征西羌。倫又疏言國戚不當任以職事。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聞馬防西征。請杜篤爲從事中郎。篤爲鄉里所廢。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

來防所。重見委用。將恐議及朝廷。有損事望。疏入。並不省。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其畧曰。陛下卽位以來。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